

范例 1 贺青山的故事

人物问卷：

1、床

贺先生家住在公主坟，租了套一室一厅小公寓，执拗地换了个宜家的双人床，但是只放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乱糟糟得堆在一起，很难想象床的主人到底昨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入睡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贺先生睡觉一定不老实。

2、冰箱

今天贺先生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按时下班，没有熊孩子给贺先生找麻烦，于是他就有闲工夫走一站地去买明天早上要吃的食材。冰箱里还屯着周末脑袋发热买的大半整块俄罗斯提拉米苏，很明显贺先生高估了自己的胃口，吃了没两勺就放起来了。鸡蛋还剩最后三个放在冰箱柜门上，前两天从妈妈那拿回来的卤菜还有半盒海带和五花肉。贺先生有点想不起来还有没有水果了。

3、每天入睡前最后一件事

贺先生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要洗脸刷牙，然后把明天上班要带的东西整理好。

4、中学毕业于

北京 166 中学，大学报了教育学专业，找工作时却意外地选择做了幼教。

5、喜欢的书、电视节目

沉迷莎士比亚和王尔德，但因为工作原因又熟知安徒生和格林兄弟，古今中外的故事了如指掌。看百老汇音乐剧，偶尔跟着唱。贺先生经常被别人说幼稚，因为他每次学会了新的唱段都超级愿意跑到班里给小朋友们做展示。

6、怎么跟妈妈说话

贺先生摊在沙发上鼓足勇气打电话给家里，跟妈妈的对话话题无非围绕着“老大不小的了……相亲……上次的姑娘好……”展开，然后才是身体怎么样吃的好不好。贺先生不跟妈妈吵架，她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反正最后不做就是了。

7、最好的朋友 依仁台，蒙族朋友，大学时跟贺先生睡上下铺，毕业就回内蒙教书了。热爱旅行，经常给贺先生寄明信片。基本上每年会找时间约贺先生自驾游。

8、包

贺先生的背包是最普通的黑色双肩背，容量出奇的大，里面除了手机钱包家门钥匙这种必需品之外有一袋开封过的不二家的棒棒糖，还有就是存了几个月忘了往外拿的依仁台寄的明信片，手写的，有些上面还有依仁台画的画。

9、失眠时会

一般贺先生很少失眠，一整天跟小朋友们待在一起太消耗体力了。如果失眠的话，贺先生可能会找彩纸坐在床上叠千纸鹤，然后第二天带到班上给小朋友们一人一个。

10、他最害怕什么？有过什么噩梦吗？

目前来讲最害怕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不小心磕伤碰伤。贺先生有一回梦见自己摔下悬崖惊醒了，后来分析觉得可能是睡姿不对。

11、你见到他时，他正要去哪里？今天的地铁一号线格外拥挤，贺先生正要回家。

12、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依靠的是本能、逻辑思考还是情绪？贺先生大部分时间是靠理性解决问题，不过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待久了总有被逼到靠本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13、最难忘的事情

在大学毕业饭局上玩真心话大冒险站在桌子上跳舞，被依云台拿着照片嘲笑了两万八千六百七十四遍，然后贺先生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夹在钱包里了。

14、周日下午他通常在哪里度过？在家窝着，如果天气好就会考虑坐公交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然后一直走到王府井随便吃点什么再坐地铁回家。

15、身体特征？

他知道自己的鼻子很好看，在公共场合谈论男士的鼻子可能不太礼貌或者带有些暗示性，但他的整张脸因为鼻子而显得很精神和立体。三七分的刘海看起来很温柔，脸上不会留胡子，除了放假在家宅着的时候会偷懒，衣服也是怎么舒服怎么穿。手指长长的骨节分明，指甲干净圆润饱满，超级手巧。

16、身体语言（表情/手势）的特征？上班前要左一下右一下撂自己的头发，一定要把脸露出来。第一次幼儿园开放日见小朋友们家长的时候紧张到抠手。生气和失落不表现在脸上，但是有时候会挑右边的眉毛，因为左边不会挑。

17、喜欢（讨厌的食物）？

贺先生喜甜，讨厌酒或任何含酒精成分的食物，大概是因为酒精过敏的原因。

18、最后，他的名字（出生日期？）贺先生原名叫贺青山，老北京儿，1990年6月27号生人，但从面貌上完全看不出来贺先生已经是奔三十的人了。

“可能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也会变年轻吧。”贺先生如是说。

人物故事：

眼瞧着刚出了正月，北京才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不是冰碴子，是实打实的雪花片，化在手上湿湿的凉凉的。

贺青山难得周六能安安稳稳睡个懒觉，上个星期刚买的棉质T恤衫贴身穿舒服又保暖，直到十一点他才舍得从被窝里爬出来，裹上个棉袄进厨房把粥锅插好电。上午的雪花还很小，让大近视眼趴在客厅的窗户上一通好找。他眯着眼睛看楼下自行车棚上有没有积上白色，看了看地上是湿的，又琢磨这是雨还是雪。

“怎么瞧不见雪花呢？”贺青山自己嘀咕，“昨儿睡觉前把眼镜摘哪儿了？”

于是开始满屋找眼镜。

等眼镜找到了，粥也煲好了。

贺青山胃不好，上大学的时候偷懒连着一个半月吃泡面吃的，被依云台架着跑医务室的时候还嘱咐最后两袋快过期的没吃完。所以早饭就他自己一个人喝粥养生。

依云台是两天前来的北京，学校公派来北京学习。本来八竿子打不着贺青山的事儿，硬是让他找了个借口没跟着学校回内蒙在北京待着。用贺青山的话说就是“赖在我这儿骗吃骗喝。”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下去，“老诚伊羊蝎子今天营业么？”

“这都初四了应该营业”。

“上次那家甑糕也是在那买的吧？”

“他妈的可真能折腾。”贺青山挑挑眉，他不上班的时候说话带着很重的北京味儿，声音黏黏糊糊得粘在一起，听着像刚吃进嘴里的半口京天红炸糕，混着弦儿或是别的什么，“你可想好啊，公主坟去牛街远着呢。”

于是两人坐公交往牛街去。

“我先去羊蝎子你去排白记小吃？”贺青山对着空气哈了一口，抬手蹭了蹭自己冻红的鼻尖，“好久没吃他们家的驴打滚和糖火烧了。”

路上遇到了班里的小朋友和父母一起出来玩，小姑娘非要塞给贺青山一个糖雪球。他笑咪咪地蹲下来摘了手套，把糖雪球拿在手里捏好。手的温度慢慢开始融化糖雪球外面那层糖衣，黏黏的粘在手指上，贺青山一点也不介意。

雪越下越大，颇有点瑞雪兆丰年的势头。无奈北京太干，存不了多少这雪在下午就慢慢停了。

他们来得还算早，老诚伊羊蝎子里最后一张空桌被贺青山占了。他划拉着菜单点好菜，等锅都端上来，门口等位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才看间依云台拎着还冒着热气的白记驴打滚和糖火烧推开玻璃门。

“白记排队的人太多了，”依云台搓搓手拉开椅子坐下，撇了一筷子羊肉放进嘴里，边嚼边问他：“惊蛰已经过了吧？北京倒是下上雪了。”

贺青山低着头一门心思啃羊蝎子，过了一会儿才含含糊糊的从牙缝里蹦词：“今儿都初一了。”

又是新的一年了。

——作者：云鹤七

范例2 罗斯莱的故事

问卷：

1、床

很软哦，很蓬松。

2、冰箱

冷藏的第一层：如果出门了，就会有巧克力蛋糕；没有出门的话就什么也没有。

冷藏的第二层：绿色的草，卷卷的，有很漂亮的弯。不是乱放的，有用袋子系成一束束。

冷藏的第三层：很多罐装的啤酒，种类也很多，有的写的中文，有的写的德文，还有两三听有日文。冷藏的抽屉里发了一些青苹果和一只吃了一半的柚子。

冷冻的第一层：碎肉。

冷冻的第二层：鸡翅和排骨。

冷冻的第三层：速冻汤圆。

该买鸡蛋和面粉了。

3、每天入睡前最后一件事

虽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是传到耳朵里的话好像变成了“关灯吖。”

4、中学毕业于

高大精灵特别校

5、喜欢的书、电视节目

他喜欢《指环王》，但只要是奇幻类的文学或和奇幻粘钩的都很容易掉坑。弃的也很多。

电视节目最喜欢艺术创想，从小时候一直看到现在，现在也天天看。

6、怎么跟妈妈说话

他不喜欢他的“妈妈”，不会和她说话。

7、最好的朋友

菲利克斯·伍德，和他同届的精灵，比他矮一些。非常棒的精灵，会帮他调安眠药剂的味道调得好吃一点，可是他没能学会。

8、包

用了挺久的皮包，但看起来还是挺新的吧，他保养得很好，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包的颜色和触感，可是当时只买了一个，所以只能小心地用了。

9、失眠时会

做药剂，那种可以睡两整天的药剂，用啤酒送下去，然后关灯上床等药效发作。因为是在家工作所以可以狠狠地睡很久。

10、TA最害怕什么？有过什么噩梦吗？

最害怕又长高了。倒是没有做过什么噩梦，除非在梦里长高了以后吓到了其他精灵。

11、你见到TA时，TA正要去哪里？

回家！

12、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依靠的是本能、逻辑思考还是情绪？

是个常常心情不错的家伙，没有什么会把他逼得很紧，工作态度是“总之先开始做，然后就解决了”。而自己动手也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会很坦率地交给别人。

13、最难忘的事情

尝了菲利克斯改良的安眠药剂，虽然味道只是好了一点儿，可是就和吃巧克力蛋糕一样让人高兴。

14、周日下午TA通常在哪里度过？

最近太冷了，只是窝在家里。有一些不怕冷的朋友偶尔会来玩，那么下午有可能几人一起玩大富翁、飞行棋，或者看一些他自己不会主动看、从没接触过的类型的影片，不过最后一般都会喜欢上，然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重复看。

15、身体特征？

很高，但没有他自己以为的那么高。耳朵果然是尖尖的，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怕冷，冬天有正当理由戴能遮住耳朵的帽子，其实是出门的好日子。虽然戴上帽子遮住了尖尖的耳朵，但是帽子也尖尖的，人看着觉得那帽子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抖一下。

16、身体语言（表情/手势）的特征？

精灵的耳朵是可以动的，可以表达一些情绪，对着精灵就无所谓了，但对着人类的时候要控制，可是还是控制不好，就常常得拉一下帽子做掩饰。

汽车很晃的时候也站得很稳，可能，体质问题？

17、喜欢（讨厌的食物）？

喜欢咸饼干和啤酒。

讨厌安眠药剂。

18、最后，ta的名字（出生日期？）

罗斯科·莱特。菲利克斯叫他罗斯莱以后，大家就都这么叫了。1983年。

故事：

这样一个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地方，既没有森林，也没有想在森林睡一觉的小情侣，精灵似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但菲利克斯练习着一个小魔法——他想给这都市的生活加一克盐，少得很，发现了也和没发现一样。在高大精灵特别校的一条宽路上，菲利克斯立在路灯上等着尝鲜的高大精灵。

但是这样冷的冬夜，没有什么精灵还会在学校入口的这条宽路上走，偶尔出现的几个，也没有发现他的小诡计。菲利克斯有些倦。等，有一个新的呼吸寒冷空气的声音了。是个高大的精灵，没什么奇怪的，戴着一看就很厚的围巾，穿着一看就很厚的羽绒服——“你……这个魔法挺不错的。”

“你是第一个发现的。有眼光。你怎么发现的？”菲利克斯说得有点急，落得也有点急，寒风冲得不怕冷的他都瑟缩了一下。怕冷的高大精灵望着最近的路灯，说他昨天正好数过这条路的路灯数，十六个，今天走的时候也数了一下，发现比以前多，然后——“就结束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也只是比平时多走一小会儿，如果发现了的话魔法就结束了。”

“‘发现’不是只有觉得路灯数量不一样才算吧？”菲利克斯点头，觉得路变长，或者走的时间变长，总之只要觉得“不对劲”，魔法就会结束。

“可是这样也没人发现，”菲利克斯用鞋底摩擦着地面，声音渐小，“一克看来太少了吧。”

“大家都好忙啊。”

菲利克斯一愣，“是啊。”

冬夜的宽路，两人交换了名字。罗斯科·莱特，菲利克斯想这真是硬邦邦的名字。

这是菲利克斯和罗斯莱的第一次见面，而下一次在宽路的见面，菲利克斯知道还是罗斯莱这样一个软一些的名字适合罗斯科·莱特。

菲利克斯改良了他的小魔法，加大了剂量，有十克盐那么多——发现的人眼前会飘一刹那雪花，或者两刹那。这一天倒是有几个精灵发现，他们都挺高兴，和幸运的菲利克斯打了招呼。菲利克斯立在路灯上，想罗斯科·莱特大概会喜欢。

幸运的菲利克斯等来了罗斯科·莱特，他走得很慢。菲利克斯想他这次会用几秒发现呢，可是罗斯科·莱特没有发现。

菲利克斯知道了，一定是心里太忙了。他落下来，觉得会吓到低着头的罗斯科·莱特，但还是拍了拍他的肩，“罗斯莱，一起去喝杯茶吗？”

他看到罗斯莱的帽子颤了一下，整个人也呆了一下。

“好啊。”

作者阐述：

呃其实不知道作者阐述这里该写什么。罗斯莱是我在公交车上一抬头看到的人，只看到那么一会儿，也许半分钟都没有，因为我看他马上要下车，电光石火间鼓了几次勇气想偷拍一张背影，结果终于举起手机的时候他下车了。动了一丝“我追下车！”的危险念头，门很快就关了，所以没有看到正脸。后来在另一次乘车的时候对着另一位乘客间歇地盯了十五分钟，还是背影，可是觉得没有罗斯莱那么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把这位乘客的一小点猜测的点接在了罗斯莱身上（不知道算不算违反游戏规则（害怕

然后故事那里我想写罗斯莱和最好朋友的相遇，脑子里先想的是以罗斯莱角度，可是我觉得那样的话自己会写成菲利克斯的故事，所以又想能不能从菲利克斯的角度来写，最后就这样了。有地方可能写得还是不够清楚，“一克盐”只是个比喻。

大概是为了“冬夜的宽路，两人交换了名字。”这一句话坚持写完了。莫名巨喜欢这句话，觉得逼格很高（喂！

——作者：銳意善处（俞佳宜）

范例3 朴承秀的故事

观察到的特征：个子不是很高，黑衣服，还把衣服的帽子戴上了，球鞋，黑口罩，看起来挺高冷的，走路不快也不慢，可能爱干净所以总是去外面的垃圾桶扔垃圾，其他时间都在玩手机，灵活的手指，看起来很会玩游戏

1、床

睡在基地的宿舍里，自己一个屋，有一张很干净的单人床

2、冰箱

冰箱是公共的，但他不太喜欢和别人共用，所以冰箱里属于他的东西很少（矿泉水，冰袋）

3、每天入睡前最后一件事

每天结束训练很晚，喜欢熬夜，睡前总会看看微信

4、中学毕业于

跳过级，韩国的首尔艺术高中（初高连读），学的艺术，虽然考了韩国的艺术大学但因为到中国打游戏的缘故休学了

5、喜欢的书、电视节目

很少看书，喜欢深夜了，大家都休息了才去打游戏；没有时间看电视节目，能看的只有别的队打游戏比赛的视频

6、怎么跟妈妈说话

和妈妈关系很好，由于在两个国家和妈妈见面很少。但哥哥经常回来看他

7、最好的朋友

同队的队友

8、包

包不是很大，是lv的男款斜肩小包

9、失眠时会

打游戏通宵

10、TA最害怕什么？有过什么噩梦吗？

最害怕在很多摄像头面前采访，尤其是比赛结束之后。做过的噩梦就是放空技能的时候

11、你见到TA时，TA正要去哪里？

去垃圾桶扔垃圾

12、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依靠的是本能、逻辑思考还是情绪？

在比赛中依靠的是本能

13、最难忘的事情

在最重要的比赛过程中手受伤了，导致自己的队伍没有去的很好的成绩，当时好多人都在骂

14、周日下午TA通常在哪里度过？

在基地打游戏

15、身体特征？

身高大概178，瘦瘦的，

16、身体语言（表情/手势）的特征？

走路的时候手喜欢插在兜里，坐着的时候总是让人感觉很有气势，不敢接近；不喜欢一下子说太多话，笑起来很腼腆

17、喜欢（讨厌的食物）？

喜欢吃烤肉，偶尔会喝一点酒，不会抽烟

18、最后，ta的名字（出生日期？）

朴承秀（1999年11月11日）

故事：

十一月一号凌晨，队友都回去休息了，朴承秀一个人还呆在战队训练室，带着耳机练习战神赛恩的Q技能释放，他不喜欢这种很肉的英雄，相反，他喜欢像锐雯，剑魔，或者杰斯这种个人特色鲜明，能秀起来的英雄。如果不是因为要打比赛，他可能一辈子玩这个英雄的次数两只手都能数出来。他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几个小时过去，两只手还停留在键盘和鼠标上。“去睡觉吧，明天早上还要坐飞机去仁川呢。”教练来喊他了，他也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伴随着那张依旧没有什么表情的脸。

凌晨三点，朴承秀回到自己的宿舍，冲了个澡，躺在床上，看了看微信，发现哥哥说后天比赛的时候他会去看，朴承秀回了个嗯，后面跟了一个笑脸，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躺下睡了，脑子里还在回想刚才练的几个英雄的技能。

第二天早上赶飞机，朴承秀穿的很少，尽管光州的气温已经零下几度了，但他依旧和往常一样，战队黑色的休闲裤配上纪梵希的白色板鞋，黑绿色的格子衬衫外面套上了巴黎世家的防风外套。酒店外面有等候多时的粉丝，朴承秀腼腆地笑笑，双手接过了粉丝给的礼物。

“秀，感觉上局比赛你carry了之后粉丝更多了啊，你也多跟粉丝互动一下，别老是只会笑。”“哎呦，肉鸡你不也假装高冷么，憋着笑，还假装点了点头，区别就在于人家秀是真高冷，你是假高冷。”车上一阵哄笑，阿水和肉鸡又开始拌嘴了。“昨晚几点睡的，看你有点发愣”宁王坐到旁边来，放下包，侧头问。“三点多。”秀低着头说。“宁王叹了口气，没在多说什么。

飞机上，朴承秀简单的吃了点飞机餐，向空姐要了条毛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梦里，他放空了一个技能，虽然没有对比赛有很大的影响，但朴承秀还是醒了，环顾四周，头等舱里队员都睡着了，只有两个教练在低声讨论着bp的战术。他抬头看了看手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落地了，在躺一会吧。飞机刚一落地朴承秀就醒了，晃了晃头，用手理了理头发，推了推身边没醒的肉鸡，跟着大家下了飞机。仁川的空气很好，朴承秀小时候来过，但没什么印象。出口外面有很多接机的粉丝，朴承秀只跟着队伍拍了一张大合照，就上了大巴车。坐车前往场地旁边的酒店，一路上，朴承秀盯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风景，一直没有说话，脑子里依旧回想着释放技能的距离和时间。

到了酒店，肉鸡和宁王的女朋友也来了，所以肉鸡和宁王跟女朋友住在一起。朴承秀和翻译小哥明奎住在一个房间，虽然来中国两年多了，基本的对话和交流没什么大问题，但在采访的时候还是会带上翻译小哥，防止主持人说话太快听不明白。朴承秀一进屋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尽管要住四天，但朴承秀的行李只有一个20寸的黑色登机箱以及一个经典款iv的斜肩包放手机和护照。收拾完后要去吃午饭，队伍一起去了酒店的餐厅吃自助餐。朴承秀吃了一些，韩国的自助餐吃的还算比较习惯，他也不挑食，虽然战队的经理让他多吃一些，但他也只是象征性的多拿了一些青菜，餐盘上只有数的过来的几块排骨和几种蔬菜，配着的主食是焖面。吃完饭，朴承秀没有回房间休息，直接去了战队在顶楼刚弄好的临时训练室。他进去之后，坐到最里面的那个座位，开机，启动游戏，选中英雄，整个过程五秒钟不到，又是战神赛恩，跟人对完线，把对手打回去补装备之后就开始对着小龙又开始一遍又一遍的练着q技能。他的手好看，很灵活，每次采访的时候总会让人注意到它无处安放的手。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休赛期，朴承秀玩的游戏只有大乱斗，随便开一个新号，不到半天就能练到满级，他喜欢直接和对手干架，全胜的纪录也说明了他优秀的对线能力和开团的果断。但现在，他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更多英雄，所以朴承秀的英雄池很深，对手无法提前猜到 he 到底要用什么英雄。脸了一个小时，队友们陆陆续续的来了，他们开始打训练赛，流畅的操作，默契的配合，好玩悬念的赢了训练赛，教练让大家聚到中间，开始跟他们讲一些赛前的事情，朴承秀坐在边上，双手交叉自然的放在腿上，抬着头听，只有在需要讨论的时候，简单的说上两句。训练了一个下午，朴承秀吃了点晚饭，就在教练的要求下回房间休息了，这天晚上，朴承秀没有失眠，一觉睡到了早上。

十一月三号早上，朴承秀和队友们乘车前往比赛场地.....

——作者：李柯萱

范例4 王丞的故事

[调查问卷]

- 1、床 床单是浅色 枕头和被子是同色调但更深的颜色 不喜欢叠豆腐块 把被子大概摊平就完事儿了 被角窝住了也没事 不是双人床也不是单人床，定制的1.5人床
- 2、冰箱 很多很多酸奶 各种水果味的囤了好多 不太买菜因为下班没时间做 但有很多豆角也囤了 冷藏室有细面
- 3、每天入睡前最后一件事 看！手！机！但是是看NBA搞笑锦集
- 4、中学毕业于 成都的一个学校
- 5、喜欢的书、电视节目 局外人 因为没看懂但有点意思 最强大脑
- 6、怎么跟妈妈说话 和妈妈关系不错 憨厚型儿子
“喂老妈，我周末回家一趟，您吃点儿啥不？”
- 7、最好的朋友 在美国 是个夜猫子 没事和他开黑打打游戏
- 8、包 MUJI双肩包 方便 结实 性价比高 纯色低调好搭衣服
- 9、失眠时会唱歌
- 10、TA最害怕什么？有过什么噩梦吗？ 别人挂他电话
小时候梦到掉湖里了 湖底下隐隐约约能看到巨型八爪鱼
- 11、你见到TA时，TA正要去哪里？ 去窗口取羊杂汤
- 12、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依靠的是本能、逻辑思考还是情绪？ 在自己独处时（窝在家里）解决的时候容易被情绪影响 但如果在家以外的地方就会很理智 公事公办
- 13、最难忘的事情 做过一次动物饲养员 经历很有趣
- 14、周日下午TA通常在哪里度过？ 电影院或者健身房
- 15、身体特征？ 胖 高 白 戴眼镜 皮肤不错
- 16、身体语言（表情/手势）的特征？ 站着的时候会左右晃 等待的时候喜欢四处看 吃饭很认真 和别人说话时眼睛弯弯的
- 17、喜欢（讨厌的食物）？ 喜欢煎饼果子 要多加两个蛋 18、最后，ta的名字（出生日期？） 王丞 89年

[王丞的故事]

王丞被甩了。

不过他在公司里效率出奇的高，僵硬的安排工作日程顺便还做了个综合客户需求的统计单。日程表虽然比以往他手里出来的策划更缜密，但毕竟摄影这一行不能硬杠——他老板接到王丞partner们的抱怨：“老王给我们安排的工作量有点喘不过气儿啊，但谁上去抱怨都会显得比他懒哪儿好意思……他最近跟打了鸡血一样。”

他老板是个明白人儿，端了大杯酸奶去厕所门口拦住了王丞。说时迟那时快，王丞就喝着酸奶拆开了老板给他的信，和一张机票。

“老王啊最近工作室不忙，我批注你去瑞士旅个游吧顺便拍拍片儿取个景啊，万一驴那个妈妈网有需求了是吧。好好放松，明天的飞机，一路顺风！——by善解人意又体贴的李广”

王丞不明所以，他其实挺怕一个人独处的。每天被工作填满，反倒忘记前任更快些。

从出发早上这天开始他就没有发出过什么音节，沉默的洗漱，吃饭，坐地铁去机场，安检，过海关。直到看到免税店，王丞才恍然，自己这是要出国了。

“喂，妈。恩今天不去上班，出差去趟瑞士。恩已经过海关了，在机场呢。有什么要代购的吗？噢行，那发我微信。”他站在形形色色的

人流之中，低着头听着电话那头妈妈的叮嘱。

“路上注意安全啊！”王丞还没来得及回应整个人就踉跄了一下，手机差一点就飞出去。碰到他右肩膀的那个人还回头着急的责怪他，说什么“站这儿这么挡道”，“站着还瞎晃什么晃”云云，他又出神了。前任好像也这么说过他，一身臭毛病，还不知道改改。王丞觉得很失落，他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好好说呢，非得埋怨的口气，搞得很烦，一烦就懒得讲话，不说话她又说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真的爱自己会那么不耐烦吗？脾气好就可以随便指挥？真……

又多想了。王丞赶紧摇摇头，去给他老妈扫荡免税店。

瑞士很好玩，但他看什么脑子里都有和那谁的点点滴滴。逛劳力士想起来她几年没换的手表，吃披萨味蕾说做的没她做的好吃。相机快门可以暂时性的充斥他的大脑，可晚上回到酒店筛选总能看到入镜的情侣们。王丞受不了了，说好的工作呢！这根本干不下去。

几乎不抽烟的他叼着一根走向阳台，但雪山的冷冽扑面而来，搞得他根本不想拿出手。夜色很美，白花花的少女峰叠在浓青的天空，连绵但坚强。它们一言不发的笼罩王丞的视线，仿佛在审视他，唤起他的理智。

“叮。”是他老板发来的微信。他不耐烦的伸出手点开冰块一样的屏幕。

“有没有好好放松啊伙计。”

“放松同时别玩了工作啊。”

这个老狐狸。王丞久违的咧嘴笑了笑，眯着眼看着老板一条又一条的“关照”。为了让老板放心，随手拍了张雪山的照片发了过去。像以往一样，他点开拍好的照片放大看了看，划着划着就发现了环绕在山上的黑线。

那是什么？

王丞歪了歪头，仔细辨认了下，似乎是轨道。上网咨询一番，原来是火车轨道，运输滑翔爱好者上山……等等，滑翔？

第二天，王丞换好装备站上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度。离云很近，脚下的因特拉肯星星点点已经看不清，他深呼一口气，眼神从脚下移开，慢慢打量触手可及的太阳。很诱人，很暖和，很舒服。天气很好，风不像昨晚一样扇他巴掌，空气悬浮在身边，他仿佛与雪山融为一体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一些关于太阳的鸡汤，那是梦想，是希望，是，人人追求的。在意高度只会心生恐惧，还在忍耐没有任何意义吧。

放过自己，他说。

于是纵身一跃，王丞感觉眼泪肆意的飞出这么久以来阴郁的心情，他张开手臂享受此时每一分每一秒从身边溜走的风。他大喊，又怒吼，又尽情的呼喊，他想妈妈了，就在空中喊“老妈我想你”，他想老板了，就喊“李广你快他妈给我涨工资啊”，他想朋友了，喊“老子有空跟你开

黑了”。

瑞士真好，生活真好。

“如果您前往瑞士因特拉肯小镇，滑翔是绝佳选择。空中带来的绝不是遐想，而是想离真实的美好更进一步的决心。”王丞懒洋洋的坐在办公桌前敲下旅游攻略的最后一行字，幸福的咬了口煎饼果子。

[作者阐述] 赵青源

啊啊啊太难了!!! 写人物太难了，毫无灵感，很抱歉拖了ddl没有交。冥思苦想一晚上感觉实在不行只好直接睡觉了(。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推动剧情，更不知道有什么剧情可以发展，思维太受限制——观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抓住他一分一秒的神态，导致最后形成的人物我不敢突破潜意识认定他的性格。比如他是招人喜爱的胖子，普通的上班族，性格好，感觉实在没什么写。

好啦现在写完了还是觉得！还可以？由于前期观察他一直和同事们开玩笑，很融合很有话说，不过有女同事提到“老公”他倒蛮沉默。这可能就是感兴趣的点——也许他有什么感情变故。既然是个普通人，就比较想写他一直隐忍，自己折磨自己的被甩阶段，最后想开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也很普通，并不出彩，但依然是生活五味杂陈的一部分，所以想尽力写好。

在问卷里隐藏了一些细节的东西，比如一个成年人还叫妈妈“老妈”，其实可以感觉到家庭关系很好，但在故事里开头甚至直接叫了“妈”，希望能体现这个人物当时低落的心情。没有详细描述分手原因，因为说出来没什么意义，引发读者的同情？其实不太需要啦，这本身是人物王丞自己的一个自闭阶段，道理大家都懂，就是敢不敢彻底面对的问题。可以从问卷里“怕别人挂电话”，“四处看”，照顾小动物其实需要心思细腻，这个

角色实际太过分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最后在跳伞的时候他敢大哭，敢大喊，敢不怕丢人。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力量以及开窍的一瞬间啦。

范例 5 《我的第一只鹅》

我的第一只鹅 <俄>伊萨克·巴别尔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远远望见我，便站了起来，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他站起身后，他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活像两个给齐肩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筒马靴内的姑娘。

他朝我笑了笑，用马鞭敲了下桌子，把参谋长刚开始口授的那道命令拿了过来。这道命令是下达给团长伊凡·切斯诺科夫的，令他率所部朝丘古诺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进发，与遭遇之敌交火，并歼灭之……

“……我将此项歼敌任务，”师长亲自动笔写下去，把一张纸都涂满了，“一并交由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您，切斯诺科夫同志，与我同在前线作战已非一月，对此当不会置疑……”

六师师长签了个带花尾的名字，仍将命令给了他的勤务兵，随后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转向我，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

我将暂调我来师部的调令递呈给他。

“执行命令！”师长说，“执行命令，你想把你安排到哪儿都行，除了前沿。你有文化吗？”

“有，”我回答说，对他青春的铁和花深为羡慕，“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怎么，你要跟我们住上一阵子？”

“住上一阵子。”我回答说，便跟着设营员去村里找个下处住下。

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扛在肩上。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棱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近用一排排绘有彩色花纹的原木搭成的农舍，设营员停下来，突然面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都炸裂。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的越好，那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

他掬着我的箱子迟迟疑疑地走到我紧跟前，又倒退一步，心一横，跑进了第一个院场。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相互修面。

“喂，战士们，”设营员一边打招呼，一边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接纳这个人住在这儿，不得对他动粗，因为这是个一心想做学问的人……”

设营员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过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零零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叫逃兵尝尝味道……”

那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儿并不高明的伎俩，施展完了，便走开了。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

里正在煮猪肉，热气腾腾的，像是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里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我把干草铺在坏掉了的箱子上，权作枕头，躺到地上，打算把《真理报》上登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看完。夕阳从锯齿状的山冈后边照射着我，哥萨克们在我脚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取笑，也不觉得累，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却怎么也走不到我身边。于是我把报纸撂下，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拒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当胸就是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汨汨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宁愿上吊，”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像一群祭司，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晚饭，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

“老弟，”哥萨克的头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你的鹅还没烤熟前，先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点儿吧……”

他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备用的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煮的肉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都说些什么？”那个蓄有亚麻色垂发的小伙子一边问我，一边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贫乏遍及我们各个方面……”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列宁直率的讲述中的弦外之音。

“真理能让不管什么样的鼻孔通气，”我念完报后，苏罗夫科夫说道，“要把真理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挑出来别提有多难，可他就像鸡啄米那样一啄一个准儿。”

苏罗夫科夫这话是指列宁，他是师部直属骑兵连的排长，后来我们到干草棚去睡觉。六个人睡在一起，挤作一团取暖，腿压着腿，草棚顶上尽是窟窿眼，任星星钻进棚内。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